

# 孩子宅家打游戏 动辄充值上万元

一些网游商家无视相关规定,通过各种手段打擦边球,此题如何解

“孩子利用上网课的机会,拿家长的手机给游戏充值,还偷偷把扣款短信删掉。”湖南张家界市的黄先生最近很心烦:13岁的儿子把家长账户里的1万多元充值到一款电子游戏中。黄先生家境并不富裕,夫妻俩既生气又心酸。疫情期间,一些未成年人“宅”家沉迷打游戏,瞒着父母充值,家长找网络游戏公司投诉要求退款多数未果。

记者调查发现,2019年国家新闻出版署印发《关于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》,对未成年人玩游戏的时长、单次充值金额等都作了规定,但一些游戏商家并未严格落实相关规定,而是通过各种手段打擦边球。



新华社发 王威作

## 问题

### 未经大人许可巨额充值 实名认证流于形式

黄先生说,发现孩子未经大人许可擅自充值,他联系公司客服要求退款。但公司表示,需要提供未成年人游戏充值时的视频影像。“本来就是孩子背着父母充值的,怎么会留存影像。”黄先生很无奈。

类似的案例不在少数。今年“五一”期间,深圳市消费者委员会共收到645宗网络游戏相关投诉,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超过360%,其中有398宗为未成年人网络游戏消费投诉,主要涉及未成年人网络游戏充值家长不知情等问题。

根据《关于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》,所有网络游戏用户均须使用有效身份信息方可进行游戏账号注册,且严格控制未成年人使用网络游戏的时段、时长。网络游戏企业不得为未满8周岁的用户提供游戏付费服务。同一网络游戏企业所提供的游戏付费服务,8周岁以上未满16周岁的用户,单次充值金额不得超过50元,每月充值金额累计不得超过200

元;16周岁以上未满18周岁的用户,单次充值金额不得超过100元,每月充值金额累计不得超过400元。

然而,一些游戏平台疏于管理,未将相应保护措施落实到位。今年4月,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发布的消费调查报告称,9款手机游戏可通过成年人的第三方账号登录,实名认证流于形式;3款手机游戏在游客模式下可直接充值消费;4款手机游戏在未成年人实名认证后充值金额不受限,且退款流程复杂。

## 套路

### “以租代售”绕过实名制 游客模式可直接充值

有关部门已经对未成年人游戏时间、充值金额等进行了限制,为何未成年人巨额充值的案例还是频频发生?

记者调查发现,一些游戏公司在政策落实上打折扣,对未成年玩家“睁一只眼、闭一只眼”;同时,在游戏充值的门槛设置上存在管理疏漏。

——未成年玩家可利用第三方平台绕过“实名制”监管。记者使用某安卓系统手机,在应用商城“游戏畅

销榜”中下载了多款游戏进行测试,结果发现,部分游戏可直接通过手机绑定的微信、QQ或其他第三方平台账号登录。如果未成年人用家长的微信、QQ等平台账号登录游戏,游戏平台就会默认玩家是成年人。

——无须登录即可在游客模式下直接消费充值。《关于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》要求,在游客体验模式下,用户无须实名注册,但不能充值和付费消费。记者在苹果应用商店下载一款名为《超级火柴人高尔夫》的游戏,无须任何登录或实名制操作,即可在游戏中进行名为“获取钞票”的充值操作。

此外,记者发现,部分电商平台提供租用游戏账户服务,让未成年玩家可“以租代售”绕过实名认证步骤。在二手交易平台“闲鱼”上,记者通过搜索关键词发现,一些卖家提供“出租经实名认证游戏账号”的服务。

## 支招

### 多方合力疏堵结合

广东省消费者委员会的报告显示,不少未成年人充值均是通过记住家长支付密码后支付的。近日,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指导意见明确,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未经其监护人同意,参与网络付费游戏或者网络直播平台“打赏”等方式支出与其年龄、智力不相适应的款项,监护人请求网络服务提供者返还该款项的,人民法院应予支持。

广州大学法学院教授欧卫安建议,对于当前游戏中存在的未成年人借助游客模式支付问题,相关游戏公司应尽快落实国家有关规定;对于游戏中租借账号的,游戏公司可通过技术手段对频繁更换IP地址登录的账号进行限制。

针对孩子冒充家长玩游戏问题,一些游戏公司也在努力修补漏洞。腾讯公司宣布,自6月17日起,腾讯游戏正式升级未成年人保护措施:在对已实名的未成年人“限玩、限充、宵禁”基础上,专门针对“孩子冒用家长身份信息绕过监管”的问题,扩大人脸识别技术应用范围,在游戏登录和支付环节两种场景发起人脸识别验证,对疑似未成年用户进行甄别。

广东省青少年研究中心原主任曾锦华认为,目前,各平台上线的未成年人防沉迷系统都不是防沉迷的万能模式,家长应充分尽到监护人的职责,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网络游戏消费观念。同时,家庭、学校、全社会都应该加强对青少年群体的关爱,让未成年人多参与现实社会的事务,培养更多元的兴趣爱好。

(据《北京晚报》)

## 张居正



熊召政 著

但鄙夷归鄙夷,他仍为胡自皋谋划道:“胡大人,你倘若肯听我邵某的建议,兴许事情还有转寰之处。”

“请讲。”胡自皋扬头起来。

“我想你我既是钦犯,这案子就不会拖延,或许明日就要过堂,无论刑官如何拷掠逼问,你只守住两条就行。”

“哪两条?”

胡自皋又从地上爬起来,把身子贴近栅墙,眼巴巴地看着邵大侠。

“第一,千万不要攀扯冯公公和武清伯,皇上不会因为你检举了他们而赦

免你的罪行,相反,他们会尽快把你处死。第二,你为我特批盐引的事,你一口咬定,是我邵某设局要挟你,你从中没有获得一两银子的好处。你既没有贪墨,对你的惩处就不会重到那里。”

“你不会攀咬我?”胡自皋狐疑地问。邵大侠淡淡一笑,回道:“我反正是一死,多承担一点罪过,又有何妨?”

“邵员外,你真是天地间的伟人。”

胡自皋眼圈儿一红,说话喉咙发硬。当夜无话,第二天如邵大侠所料,南京刑部右侍郎史大人升堂,对胡自皋与邵大侠分别进行了谳审。胡自皋按头天晚上商定的计策,将一应责任全都推到邵大侠身上。再加上胡自皋的家人托关系在史大人身上使了银子,因此这位史大人倒也没怎么为难他。问过一次之后,就再也没有提审,每日里任其在监狱中吟诗作赋。对邵大侠则不然,一来他是“首犯”,二来他又摆着个一人做事一人当的好汉架子,不肯低声下气打通关节,因此史大人第一次过堂,就对他用了酷刑,除了用拶子拶烂他的手指,还弄了一个六十斤重的大铁枷给他戴上。邵大侠牙

齿咬出血来,也不肯哼一声。史大人一心想让这个“强项之徒”讨饶,却没有想到他臭硬如此。第二次过堂时,史大人捋着胡须,很优雅地说:“以热攻热,药有附子;以凶去凶,牢有酷刑,本官就不信,你邵方有三头六臂,斗得过朝廷大法。”

戴着大铁枷的邵大侠,尽管一嘴的血泡,一身的血痂,还偏和这位史大人拧劲儿,讥道:“史大人对我邵某说朝廷大法,犹如对牛弹琴。我今天之所以戴枷披刑,你以为是你的功劳?呸!若不是我良心有愧,要为长城上那些冻死的兵士服刑,你岂奈我何!”

史大人恼羞成怒,一拍惊堂木,吼道:“大胆刁民,竟敢胡言乱语,来人!”

“在!”两厢甲首皂隶山呼应诺。

“大刑伺候!”

“遵命!”

几位皂隶应声而上,把邵大侠掀翻在地,正要乱棍打下,忽见一人从后门进入刑堂,在史大人身边耳语几句,史大人顿时脸色大变,一摆手说道:“暂饶了这个刁民,押回大牢。”

众皂隶不明其故,只得把邵大侠又

押回大牢。他们哪里知道,方才进来的那个人,本是史大人的亲信师爷。他给史大人传来了一个噩耗:三天前史大人十岁的小儿子随家人上街玩耍忽然就不见了,找了一天仍不见踪影,直到昨天夜里,才有一个人往他家门缝里塞进了一封信,用威胁的语气写道:“姓史的,邵大侠若有三长两短,令公子断难活命。”史大人的家在南京,家里人得了这封信,就急忙差人骑快马跑来扬州送信。

乍一听这消息,原本兴抖擞要挖出更多罪状的史大人,顿时像霜打的茄子——蔫了。这天傍晚,他让手下把邵大侠从牢房里秘密提了出来,带进一间早摆了一桌酒席的小房,他让人给邵大侠去了铁枷,满脸赔笑请这位“钦犯”入座。邵大侠不知史大人为何先跪而后恭,也不推辞,坐下就吃。史大人给他斟酒,举杯请道:“请邵大侠饮了这杯。”

“史大人,我可是钦犯啊!”邵大侠啜儿一口干了酒,话意儿满是嘲讽。

史大人脸红红的,半尴不尬地说道:“邵大侠,本官奉命办案,原不想和你做对头。”